

## 第一章 換親的陋習

「呸，真是晦氣！要死在你們自己家死，非要送到咱們家來！怎麼？一個死人卻想換我們喜兒嫁過去？我告訴妳柳斯，門兒都沒有！」

說話的是這周家的女主人王翠花，是個中年婦女，吊梢眉，緊皺的眉頭在眉心形成一個川字，下撇的嘴顯得生活很不如意。她身材有些微胖，更像是浮腫，腰板倒是挺直的，破舊的冬襖上打了幾個補丁，卻阻止不了裡面的棉絮跑出來。此刻她正雙手插腰，尖利的嗓音嚷得左鄰右舍都聽得見。

「不是……親家母，妳怎麼能說話不算數呢，瓊瑤這不是活過來了嗎？婚事照舊，照舊吧……」柳斯雖然是質問，語氣卻是詢問商量的。她看起來比王翠花年輕一點，很是消瘦，皮膚稍稍白些，沒什麼血色，眉目瞧著和善，身上的冬襖也有補丁，但是打成花瓣模樣，看著順眼多了。

王翠花不依不饒地說：「哼，按我說啊，救什麼救？直接抬回去，讓妳看看你們蘇家是怎麼教女兒的。整天就知道哭哭哭，動不動就上吊！現在是活過來了，趕明兒又一根繩子吊死了怎麼辦？」

柳斯被她說得難堪，不自在的搓了搓手，小心翼翼地說：「放心……若，若瓊瑤她再有什麼，她妹妹瓊脂也大了，等兩年直接讓瓊脂嫁過來……親家母覺得如何？」

王翠花的二兒子周清安本來是拉著自己母親的，生怕她一言不合衝上去就打了岳母，此刻聽了她們的對話，趕緊說道：「娘，岳母，怎能這麼說呢？我與瑤兒已經拜堂成親了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王翠花大怒吼道：「你說什麼？娘這是為了誰？還不是為了你，你瞧瞧她那樣？到現在你們都沒同房，怎麼給我生孫子？還三天兩頭的尋死，她不願意嫁，我還不願意娶呢！哼！」

柳斯生怕婚事有變，趕緊說道：「親家母放心，我蘇家絕對不會叫你們家吃虧的，我可是有兩個女兒的。再說了，換親的事情，是他們小時候就已經說好的對吧？」

周圍的鄰居都踮著腳，伸長了脖子往院子裡瞧這場鬧劇，邊瞧邊議論紛紛。

「瓊瑤這丫頭還真是烈性啊，說吊就吊了？」

「烈性有什麼用？還不是得乖乖嫁了？」

「切，以為她自個兒有幾分樣貌，就妄想柳家舉人老爺呢……」

蘇瑤醒過來就聽到外頭這麼一段吵嚷，她先是愣了愣，隨後心裡漏跳了一拍。

換親？哪裡的窮鄉僻壤，還換親？聽起來，應當是那個叫瓊瑤的被不情不願的換過來，叫喜兒的換過去吧。

瓊瑤？跟那個有名的作家同名呀。估計是個浪漫的女孩子，應當是愛上了別人，家裡人卻不同意，逼著她換親。

說起來這都什麼年代了，竟還有換親這種陋習？

蘇瑤一邊想，一邊四下打量起來。她躺在靠牆的一張床上，說是床，瞧著就是塊板子擱在長凳上做床，被褥上打滿了補丁，看著又髒又破，房裡還漏風。

蘇瑤打了個冷顫，心想哪裡來的風？又細細看了看，房子破破爛爛的，是土磚房，牆面凹凸不平，潮得很。對面一扇窗戶很小，用紙糊起來了，看不清外頭。側面還有一個門，雖是關著的，門縫卻大得很，風就是從那裡呼呼灌進來的。

房裡堆著幾個筐子，裡面是一些衣物，看著都很破舊的樣子，旁的便只有床頭一個不曉得用了多久，看不出本來顏色的五斗櫃，另外還有一把木頭椅子，倒是簇新的，沒上漆。

這是哪裡？蘇瑤皺著眉頭想著之前的事情。

她當時正站在路邊打電話，然後轟的一聲，就被一輛車撞飛到花壇裡，頭撞在花壇邊上，暈過去了……

按道理，她應該在醫院吧？難道有人把她救回來了？不對啊，她明明在城裡，城裡哪有這種房子？都不曉得是多少年的，破舊得不行了。難不成……她被拐賣到山裡了？

蘇瑤驚出一聲冷汗，聽說被拐賣到山裡，逃也逃不出去的啊！

正想著，那扇門吱呀一聲打開了。

蘇瑤抬頭一看，一個身材高大，面黃肌瘦的男人走了進來，瞧著約莫二十來歲。他手中端著一個破了口的瓷碗，跟小時候在育幼院她見過的瓷碗一樣，看著很有些年頭。

這個就是買她的男人？模樣還行，就是看著有點兇……可是又好像有哪裡不對……

進來的男人，就是之前在外頭的周清安。

他把碗放到五斗櫃上，扶起蘇瑤，讓她靠在床頭，再拿起碗遞到她嘴邊，說道：「妳醒了？來，把這個喝了。」

蘇瑤不想被陌生男人碰，但她完全沒力氣掙扎，只能由著他扶自己起來，又目瞪口呆的看著那個碗，碗邊破了不說，裡面一碗黑乎乎的水，髒兮兮的，還飄著幾個黑灰色的渣渣，不曉得是什麼東西。難道是……迷藥？想要迷昏她？

她用盡全力伸手將碗推開，呵呵乾笑了兩聲，說道：「那個……我……我還是不喝了，頭疼，想睡……」

周清安狐疑的低頭看看碗，又抬頭看看她，說道：「這是我好不容易弄來的糖水，妳剛醒，身子弱，也沒有旁的東西補補……趕緊喝了。」

蘇瑤愣了愣，糖水？那碗又遞到她嘴邊，她勉為其難的喝了一小口。媽呀，這是什麼怪味？不是說糖水嗎？為什麼這麼澀口？只有一絲絲甜味讓她感覺到這裡頭是放了糖的。

周清安做賊似的往門口看了看，回頭催道：「快喝，快喝，把這個喝光……」

他這樣一催，蘇瑤更覺得這裡頭肯定不是糖水，肯定是迷藥。

然而周清安不管蘇瑤的想法，一手扶住蘇瑤的下巴，一手將那糖水整個灌到她的嘴裡。

蘇瑤努力掙扎了半天，沒用，那糖水全進了她肚子裡，嗆得她咳了半天都緩不過來，周清安急忙將碗放下，伸手替她拍拍背。

蘇瑤心中大喊：完了完了，三十年了，她連個正常男人的手都沒摸過，連個戀愛都沒談過，清白就要毀在這男人手裡了，真是虧啊。

可另一方面竟還滋生出一點想法：還好這個男人不老也不醜，雖說衣服破破爛爛，但……等等，衣服？這男人為什麼是穿著電視中常見的古裝？

還沒等蘇瑤想清楚，門又被推開了，進來一個女人，兇狠的盯著他們兩人。

王翠花怒氣衝衝的瞪了蘇瑤一眼，三兩步走上前，看著五斗櫃上那個只剩下一點渣滓的碗。

周清安弱弱的喊了聲，「娘……」

王翠花一把將碗撈過來，吼道：「好你個小畜生，竟敢偷家裡的糖？這糖是我存著等以後喜兒坐月子用的！我說怎麼灶台有人用過了，原來你是去燒熱水給這賤人沖糖水喝……我呸，她

也配喝糖水？」

蘇瑤被她這一陣罵，罵得腦殼疼，這人聲音怎麼這麼大啊，吵死人了，而她的聲音就是之前外頭那個尖利的女聲。原來那難喝的水，真的是糖水啊，呸，真是的，這樣的糖水她還不稀罕喝呢！

周清安站起來擋在蘇瑤床前，說道：「娘，妳少說兩句吧，瑤兒她受了苦，這才剛醒，咱家也沒有什麼東西給她補補……」

蘇瑤心中琢磨著，瑤兒？這人怎麼知道她的名字？

王翠花對著地上吐了口唾沫，噁心得蘇瑤簡直要把剛喝的糖水全都給吐出來了。

王翠花繼續罵道：「小兔崽子，老娘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，你個眼皮子淺的，為了個女人就把老娘的什麼好東西都偷給她，哼！不要臉的賤貨，以為自己長成天仙啊？沒見到人家柳家都不拿正眼瞧妳嗎？哼，竟然嫌棄我周家不好，要不是從小說定了的親事，妳這種女人，咱們周家絕不會要……」

她還想繼續罵，周清安打斷她的話說道：「娘，妳別說了，瑤兒她已經嫁給我了。不就是一點糖水嗎，妳那小半包，我不過舀了一點點……往後田裡的事情，我多做些便是了。」

王翠花一聽這話，更是怒氣橫生，踮起腳來要去戳他的額頭，吼道：「小沒良心的，有了媳婦忘了娘！你想想她是怎麼對你的？為了柳家那個男人尋死覓活的……」

蘇瑤呆若木雞，這是啥意思？她什麼時候從小訂親了？等等……這意思，方才她們在外頭吵架的那個……那上吊的女人，是她？而且名字叫做瓊瑤？瓊瑤？

等蘇瑤回過神，發現王翠花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走了，只剩下周清安還在。

周清安不好意思的撓撓頭，說道：「瑤兒，我娘她……妳也是知道的，她就這樣，妳別聽她胡說，也別管她……」

蘇瑤打斷他的話，問道：「等等，這是哪裡？」

周清安摸不著頭腦，答道：「這是我家啊……當然妳嫁過來了，也是妳家。我知道妳不願意，不過蘇家妳也回不去了，姑且就當這兒是妳家吧。」

蘇瑤呆呆看了看他，指著自己的鼻子問：「我是誰？」

周清安皺著眉頭，莫名其妙的看著蘇瑤，伸手想要摸她的額頭，被她一躲，趕緊把手縮回來。問道：「瑤兒，妳是……還沒清醒過來嗎？」

蘇瑤不耐煩的問道：「我問你，我叫什麼名字？」

周清安深吸一口氣，說道：「妳叫蘇瓊瑤，我叫周清安……瑤兒，妳怎麼了？」

蘇瑤伸手用力搓搓臉，掀開被子想下床，周清安臉一紅，急忙轉過身去，說道：「瑤兒……我知道妳不願意，成親已經辱了妳清白了，若是妳這樣衣衫不整的……往後方正他豈不是更要介懷？」

蘇瑤莫名其妙的看看他，低頭看著自己，怎麼就衣衫不整了？長衣長褲，還穿了兩層，連脖子都包住了，這衣服寬大，也不顯身材啊。而且……方正是誰？

蘇瑤往床下一看，見地上有一雙破舊不堪的黑色棉鞋，便趕緊趿上，蹭蹭跑到窗戶邊上，輕輕推開一道縫。此刻她才知道，原來之前覺得屋子漏風，那根本不叫漏風。窗子打開這麼點，外頭的冷氣直往裡頭鑽，吹得她打了好幾個噴嚏。

周清安連忙上前將窗子關好，說道：「趕緊到床上去，妳好不容易醒過來了，若是凍病了怎麼

辦？妳這個樣子，被我娘瞅見，她又要罵了……」

蘇瑤已經看見了外頭是個院子，籬笆院子，不是正常農村的那種水泥院牆，連紅磚都沒有。想是之前下了大雪，地上全都被雪覆蓋了，外頭還有幾戶人家，都一樣有院子，房子也都是土磚，破破舊舊的。

蘇瑤也顧不上回床上，拉著周清安問道：「這裡是哪裡？現在是哪一年？」

周清安呆呆的看著她，又呆呆的說道：「我們這裡……叫溪坡，現在是……齊景三年……」

蘇瑤心裡一沉，齊景三年？她聽都沒聽過，這麼說，她是穿越了？

周清安猶豫著打量了她一下，發現她沒穿外裳，趕緊撇過頭去不看她，說道：「瑤兒……妳這是怎麼了？不然我去請神婆過來……妳……」

蘇瑤低頭沉吟片刻，若是說出她不是什麼蘇瓊瑤，只怕面前這男人會立馬找人來驅鬼吧？就算他不這麼做，外頭那個兇惡的中年婦女也會這麼做的。

蘇瑤慢慢爬到床上，將被子蓋好，又勉強對著周清安笑笑，說道：「我頭有些暈，事情不記得了……我頭好暈啊，怎麼這麼暈……」

周清安愣住很久，上下看著她，彷彿不認識一樣，過了許久才說道：「昨天妳上吊了一回，氣兒都沒了，好在今晨又活過來了，估計還是傷著了，所以不記得事情，別擔心，也許休息幾日就好了。」

蘇瑤點點頭，看著面前這個男人，又說道：「謝謝你替我著想。」

周清安撓撓頭，笑道：「咱倆一起長大，這是應當的。」

蘇瑤琢磨著，不如從這個周清安嘴裡多套一點話出來，不然她什麼都不知道，肯定是要露餡的。當下說道：「我這一時半會也想不起什麼事情來，不如你跟我講講，也許我能早點恢復。」

周清安忙笑道：「好，左右也無事，我給你講講吧……」

周清安講了一番他們之間的事情，讓蘇瑤大致瞭解了。

溪坡是雜姓村，村子人口倒是不少，只是男多女少，因此有女兒的家裡便為了兒子換親，周清安與蘇瓊瑤就是自小說好要換親的。

今日那個聲音溫和些的女聲，是蘇瓊瑤的母親柳斯。蘇家當家的叫蘇醜娃，有一子兩女，蘇瓊瑤排行老二，上頭一個哥哥叫蘇瓊琚，下頭一個妹妹叫蘇瓊脂。

剛進來的是周清安的母親王翠花，周家當家的叫周詩顯，他有三子一女，老大叫周清平，周清安是老二，老三是女兒叫周清喜，便是換給蘇家大哥瓊琚的那個喜兒，老四叫周清樂。

原主蘇瓊瑤不願意嫁，則是因為她表哥柳方正。柳家上一輩與蘇家是換親的，因此柳方正的父親柳文是蘇瓊瑤的親舅舅，母親蘇二丫是她的親姑姑。

本來兩個孩子青梅竹馬，郎才女貌，也是登對，但是柳家是村裡唯一一家咬緊牙根也要送兒子讀書的人家，柳方正也爭氣，三年前考中了秀才，今年又中了舉。

兒子這麼爭氣，蘇二丫自然就看不上蘇瓊瑤這個農家野丫頭了，因此從三年前開始，她就不允許柳方正與蘇瓊瑤來往，柳斯因此與柳家斷了來往。

但是兩個孩子自幼感情好，便是家人不允也要偷偷交往，直到前幾個月柳方正去鄉試，柳斯快刀斬亂麻，訂親結親兩個月搞定，而蘇瓊瑤各種不願意，便三番兩次的尋死覓活了。

蘇瑤細細琢磨了一番，假裝想起來一點，點頭又問道：「清安，我問問你，既然是自小就知道換親了，怎麼她……我怎麼會還與那個表哥……呢，過從甚密呢？」

周清安愣了愣，有些奇特的看著蘇瑤，她以前都是叫他周二哥，第一次聽她喊清安呢，還……很好聽。周清安低頭抿嘴一笑，「先前換親談的是清喜和妳，清喜嫁給妳大哥，妳嫁給我，後來瓊脂出生了，柳家便上門與妳母親說，妳母親便說先看著，左右她有兩個女兒，若是妳與方正合適，便將瓊脂嫁給清樂……」

蘇瑤只覺得頭大，真是一筆亂帳，扯也扯不清楚，所以原主這個母親也是個拎不清的，一個女兒許兩家。那她若嫁去柳家，這個周清安呢？

正想著，門吱呀一聲打開了，走進來一個姑娘。

蘇瑤上下打量她，發現她與王翠花長得很像，高高壯壯的，顴骨尤其高，面皮黑黃，有許多斑點，不過因為年紀輕，精神氣兒足，看著要比王翠花好看很多，這個應該是周清喜了。

周清喜走進來瞟了兩人一眼，一撇嘴說道：「二哥，娘讓我喊你吃飯。」又對著蘇瑤翻了個白眼，「晦氣。」

蘇瑤尚還不能把自己代入到原主中去，所以對周清喜的鄙視沒什麼反應。

周清安卻站起來，如同老鷹抓小雞似的抓住周清喜的胳膊，生氣的說道：「胡說什麼？她是妳嫂子，妳怎麼這樣無禮？」

許是周清安長得太瘦，之前蘇瑤沒覺得他特別高，此刻一看，他比周清喜還要高一大截。

周清喜皺著眉頭，嘟囔道：「什麼嫂子？人家都不樂意嫁給你呢！怎的，你這麼願意拿熱臉去貼人家的冷屁股？」

周清安一巴掌拍到她頭上，怒道：「妳再胡說，欠揍了是吧？」

周清喜脖子一縮，有些害怕這個粗魯的哥哥，又不肯示弱，只偏頭哼了一聲。

周清安扯著她的衣領，將她拎出去了。

蘇瑤剛剛不覺得，現在放鬆下來才發現自己已經饑腸轆轆了，她是該起床吃飯嗎？可剛剛周清喜好像並沒有叫她去吃的意思，看來這原主的婆婆和小姑子都不喜歡她的樣子。

也是，這一上午瞭解下來，若是喜歡她才奇怪呢。蘇瑤不自覺地歎了口氣，怎麼以前看電視也好，小說也好，人家穿越都是高門大戶的女兒……她怎麼就穿到這麼個貧窮的小山坡上了？連條暖和的被子都沒有。

不管怎麼樣，人是鐵飯是鋼，先吃飯才要緊。蘇瑤看看床尾放著的棉襖和棉褲，便伸手去拿過來。這棉衣估計是舊衣服改的，挺大也挺重的，但是並不厚實，估計是年歲太久了，跟石頭似的，硬硬的一點都不暖和，上頭補丁邊上棉絮都跑出來了，跟這被子倒挺配的。

她穿好衣服又穿好鞋子，準備出去吃飯，一拉開門，周清安端著碗走了過來。

蘇瑤聽見王翠花的叫罵聲，「老娘這麼大一家子要養，她一個吃閒飯的，用得著給那麼多飯嗎？還夾那麼多菜，一個女的，吃得下嗎？」

蘇瑤反應了一會兒，才明白這個「她」說的是自己。

周清安尷尬的看了看她，進來把門關上，說道：「妳起來做什麼？妳身子虛，趕緊去躺著。來，我給妳盛了飯，快吃吧。」

蘇瑤回頭看看，只有一把椅子，自己坐了周清安就沒得坐，便爬上了床，坐在床邊，將碗接過來，說道：「你吃了沒？」

周清安抿嘴，說道：「別擔心我了，等妳吃完了我再去吃。」

蘇瑤心中劃過一絲暖流，上一世可從沒有人這樣關心過她，真好。原主為什麼放著這麼個溫

柔體貼的人不要呢？

但當她低頭看了看那碗飯，卻著實吃了一驚，那不是飯，連糙米飯都不是，像是稠粥，裡頭混了不知道什麼東西，黑黑黃黃的，至於王翠花說的「很多」的菜，只是幾片白菜梆子及幾根鹹菜而已。

這飯菜比小時候育幼院吃的可要差多了啊！她肚子咕咕叫了叫，還真是餓了，但是這個飯……誰吃得下？她抬頭看看周清安，見他含笑看著自己，想來這飯食已經是不錯的吧，還……真是窮啊。

她拿著筷子，屏著氣，囫圇吞棗似的將一碗飯吞到肚子裡去了。

周清安只當她是餓急了，接過碗說道：「我再去給妳盛一碗。」

蘇瑤急忙伸手拉住他的袖子，擺手說道：「不、不用了，我吃饱了。」

周清安卻一本正經的說道：「妳別擔心我，妳昨天到今天都沒好好吃飯呢，我少吃一點不要緊的。」

蘇瑤一驚，原來，這種難吃至極的飯食，竟還不能管飽，她若是多吃了些，周清安就得少吃些了。她本來也不想吃，便急忙說道：「真的吃饱了，我吃不下了，呃，我主要是頭疼，想休息。」

周清安趕緊把碗放下，伸手要扶蘇瑤躺下，邊說：「妳趕緊躺下休息，來，妳把衣服脫了……」

話一說出口，兩個人臉都紅了，周清安急忙把碗筷拿起來出去了。

蘇瑤趁他出去，迅速的將外面的衣褲脫了鑽進被子裡裹好，開始整理思緒。好多東西還不清楚，而她在這裡，怎麼回去？或者怎麼過日子？這裡也太窮了吧，吃不飽穿不暖的，還不如現代孤苦伶仃一個人呢。

蘇瑤將今天得到的資訊整理了一遍，決定不管怎麼回去，先努力把日子過好吧，看來得出門看看，怎麼才能將日子過好。

正想著，周清安回來了。

蘇瑤吃驚的看著他，這麼快就吃完了？

周清安走上前坐在椅子上，對她溫柔的笑了笑說道：「妳頭還疼嗎？要不要睡一會？」

蘇瑤看著他的笑顏，心跳似乎漏了一拍，心念一動問道：「清安，你……是不是有喜歡的女子？」

周清安愣了愣，搖搖頭說道：「沒有啊，妳怎麼這麼問？」

蘇瑤細細看他的表情，見他不似作偽，也不像對原主有男女之情的模樣，難道對她好，真的是因為一起長大的緣故？想一想，她問道：「我聽你的意思，我並非心甘情願嫁給你的，你沒有喜歡的女人，又怎麼肯願意……願意我心中有旁人？」

周清安聽懂了她的意思，面色有些尷尬，說道：「我不知道妳記得多少，咱們村沒多少女孩子，基本上都是自小就被定出去了。如果沒有妳，我也娶不了親，或者像大哥那樣運氣好，娶了個外鄉走丟的，精神不正常的女人……」

蘇瑤愣住了，這個村子女人這麼少嗎？娶個精神不正常的女人竟然還是運氣好？也難怪那王翠花明知道原主喜歡旁人，還強娶她進門。

蘇瑤想著，如果周清安是個正人君子，她便暫時按兵不動，兩個人一起奮鬥，說不定更輕鬆些。若他不是個良配，日後自己便找時機離開，自己過活。

她這邊思索著將周清安當踏腳石，正想開口說些什麼，周清安卻滿臉愧色的先開了口。

「瑤兒，妳可能不記得了……我過完年就要從軍了。」

蘇瑤大吃一驚，剛結婚就被徵用，難道這個地方戰事這麼頻繁嗎？還是因為她的緣故？於是忙問道：「是因為我不肯嫁給你的原因嗎？」

周清安使勁搖頭，說道：「不不不，跟妳沒關係，妳現在是忘了。我從小就立志要從軍，但是我母親不肯，我死活求她，才同意娶了親就隨便我……我縣城那個表哥，叫我過完年就跟他去，都安排好了。我去了，家裡每個月就能拿到一點補貼，日子也能稍微好過一點。」

蘇瑤呆若木雞的看著他，敢情自己琢磨著拿他當踏腳石，然而對方早就拿原主當踏腳石了，難怪不喜歡原主還是娶了她，原來是計畫著結了婚就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。

周清安見蘇瑤這個模樣，心中更是愧疚，說道：「瑤兒，本來我們是商量著，等方正回來，他一定能想辦法接妳走，但是他、他一直沒來……」

蘇瑤閉上眼睛，原主就是因為這個表哥沒來，所以尋死？啊，怎會這麼天真啊！更可怕的是，以後這天真的人兒變成了她！

周清安見蘇瑤這個樣子，以為她雖然不記得，但心中還是對柳方正有感情，忙說道：「瑤兒妳放心，方正與我們一同長大，他的性子妳也是瞭解的，肯定是有事情耽誤了。」

蘇瑤沒作聲，心中想的卻是周清安要走了，她怎麼辦？看樣子還是要早點出門，看看有沒有什麼商機。

周清安見她閉著眼睛，以為她是心中傷懷，便替她掖了掖被子，轉身出去了。

蘇瑤張開眼睛，歎了口氣，既來之則安之，她以後就是蘇瓊瑤了，只能且走且看的過日子了。

## 第二章 窮困的家境

到了傍晚，蘇瑤也就是蘇瓊瑤已經餓得饑腸轆轆，然而並沒有等來晚飯，只等來了一盆水。周清安打來了熱水，端到床邊，對蘇瓊瑤說道：「瑤兒，起來洗個腳再睡，不然晚上冷得睡不著。」

蘇瓊瑤愣了愣，弱弱的問了聲：「不吃晚飯嗎？」

周清安也愣住了，很快反應過來，說道：「妳先洗，我去給妳弄點吃的。」說罷，不等蘇瓊瑤反應，轉身就出去了。

一直到蘇瓊瑤洗完了腳，正在琢磨著水要倒在哪裡的時候，周清安才回來。

他小心的拿出一個窩窩頭，遞給蘇瓊瑤，輕聲細語說道：「給妳，快吃吧。我早該想到，妳兩天才吃了那麼點東西，肯定是餓壞了。」

他坐在椅子上，脫了鞋襪要把腳放到盆裡洗。

蘇瓊瑤吃了一驚，急忙說道：「別，水冷了。」

周清安笑了笑，還是把腳放進去，說道：「還熱著，別擔心我。只有窩窩頭，我忘了告訴妳，我們一天只吃兩頓的。」

蘇瓊瑤心想以前聽說有的朝代只吃兩餐，沒想到她就遇到了，可惜她琢磨這麼久，也沒琢磨出這是啥朝代，四不像啊這個。

周清安見她只默默吃窩窩頭不說話，趕緊說道：「別擔心，明年……明年收成好的話，又能吃三頓了。」

蘇瓊瑤眨巴著眼睛看著他，原來不是所有人只吃兩頓，是他們家窮才吃兩頓的？所以這麼早睡，也是因為不浪費油燈嗎？

周清安很快洗完腳，倒了水，便將門關好，搓搓手，對她說道：「睡吧。」

他將門後面靠著的一塊板子放到地上，又從筐子裡拿出一件大棉衣放到板子上，躺在上面，將剛剛脫下的棉衣蓋在身上。弄好之後才回頭，對蘇瓊瑤說道：「瑤兒，可以熄燈了。」

蘇瓊瑤看著五斗櫃上的煤油燈，又看著地上的周清安，心中琢磨著，難道他倆成親以來，他一直這麼睡？寒冬臘月的，竟然沒感冒，也是神奇啊。於是想了想道：「清安，雖然我不記得之前的事情了，但是既然你也說了，我們是自幼的交情，我怎能讓你睡地上呢，這不生病才怪。你上來，睡床上來。」

周清安笑著搖搖頭，說道：「不要緊，我身體好得很，妳身子弱，要妳睡地上肯定會生病的，所以妳安心睡床吧。」

蘇瓊瑤腦袋凝滯了，這才反應過來，原來周清安以為，她讓他睡床上，她就會自己去睡木板，真是個……可愛的男孩子，跟原主一樣天真啊。

她忙笑著說道：「清安，我是說，我們一起睡。」

周清安驚得坐起來，支支吾吾的說道：「啊，不行不行……瑤兒妳現在……妳現在不記得之前的事情……但是我……我不能乘人之危，我之前答應過妳，不會碰妳的……妳喜歡的是方正……等咱們，咱們以後……」

他支吾半天，卻支吾不出什麼話來。

蘇瓊瑤突然心情大好，這個單純的男人，真是可愛。「我又不是讓你做什麼，不過是擔心你生病了，這張床……睡兩個人可以的，你睡外頭，可以把那件長棉襖拿來蓋著，你看你這件襖子這麼短……」

周清安紅了臉，搖搖頭說道：「不行，那會對妳名聲有礙的。」

蘇瓊瑤嗤笑了一聲，反問道：「那現在，你覺得我們共處一室，而且已經成了親，你出去說你一直都是睡地板的，誰會信？」

這回輪到周清安愣住了，他覺得蘇瓊瑤說的有道理，又覺得不大對，想半天，說道：「方正，方正他會信。」

蘇瓊瑤又笑起來，說道：「若是他信我們，我們睡在一起，他也會明白我是清白的。」

周清安思索了許久，可能是想不到應對的話，或許是想明白了，又或許地上實在是太冷了，他默默的抱著棉襖爬起來，爬到床上，將棉襖蓋在身上，又起身吹熄了煤油燈，背對著蘇瓊瑤睡下了。

蘇瓊瑤聽到他呼吸聲粗重，沒一會兒又很輕，似乎怕打擾到她。

也許是原主身體太虛弱的原因，蘇瓊瑤很快便睡著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蘇瓊瑤又是被外頭的吵鬧聲吵醒。

「哪家媳婦跟她一樣這麼懶？哼，怎麼？還要我這個做婆婆的伺候她？要臉不？」

這是王翠花的聲音，蘇瓊瑤早就記住了。難道現在很晚了？怎麼一大早就吵吵嚷嚷的？

周清安的聲音響起了，「娘，她得多休息休息，反正家裡也沒什麼事兒……」

王翠花更是大怒，「沒事兒？早飯不用人做是不是？哪家娶了媳婦還要自己的娘忙活的？這種婆娘要了幹麼？啊？」

蘇瓊瑤掀開沒什麼暖意的被子，迅速的穿上棉衣棉褲，打開門，看著門外吵架的人，天還沒亮，烏漆麻黑的，只看得到模模糊糊的影子。



王翠花冷笑一聲說道：「哟，還知道起來呢？老娘活了這麼久，就沒見過這麼不知廉恥的姑娘，本想著勤快點咱們家吃點虧算了，沒想到還是個懶婆娘，怎的？上了個吊就裝虛弱，幾天幾夜的不起來幹活？信不信老娘把妳休回去！」

蘇瓊瑤堆滿了笑容，點點頭說道：「那敢情好，我巴不得，趕緊寫休書吧。」

王翠花聽到她回嘴愣了下，蘇瓊瑤嫁過來已經有半個月了，從前也是一個村的，她對她瞭解得很，性子軟弱不愛說話，除了有些倔強，可以說是任打任罵的，沒想到這會子竟然反駁她。偏偏自己不敢接話，要是真把她休回去了，二兒子可就沒媳婦了。雖然說是換親，可以換成瓊脂，但王翠花打的主意是蘇瓊瑤嫁給清安，蘇瓊脂嫁給清樂，一舉兩得，整個村裡可再沒有哪一家有適齡的、尚未被換親的姑娘了啊。

正在這時，周世顯走了出來，沉著臉看著他們，吼了聲，「一大早不安生，把妳孫女吵醒了，還不快去把她弄起來。」

王翠花得了話，趕緊往房裡走，邊走邊回頭對著蘇瓊瑤說：「還不快去做早飯！」

蘇瓊瑤什麼都不知道，別說早飯了，連廚房在哪裡她都不曉得。而且說到做飯，上一世她雖然孤苦伶仃一個人，但著實不會做飯，一輩子都在吃食堂，有餘錢了，偶爾也下個館子打打牙祭，從來沒做過飯。

不過等周清安帶著她去了外頭側面的廚房，她才知道自己是想多了。常言道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，更何況她這個啥都不會的人，廚房裡除了一點伴有黑黑黃黃東西的糙米，啥都沒有。她為難的看著周清安。

周清安也為難的看著她，問道：「妳……連怎麼做飯都忘了？」

蘇瓊瑤艱難的點點頭，周清安沉默片刻，轉身出去了。

不一會兒，周清安帶著一個瘦瘦小小的男孩子走進來。那男孩看到蘇瓊瑤，眯起眼睛笑起來喊了聲，「二嫂。」

周清安不等蘇瓊瑤問，就低聲說道：「瑤兒，這是弟弟清樂。清樂，你嫂子她不記得事情了，做飯……她忘記了。」

周清樂張大嘴巴看了他倆一眼，啊了聲。

周清安拍拍他的腦袋說道：「別只一聲啊，你快想想辦法，好歹教教你嫂子做飯啲。」

周清樂捂著頭不滿的嘟囔，「哥，別人說拍頭會長不高的，再說了，我也不會做飯啊，你問我有什麼用，去把三姊叫過來問問啲。」

周清安翻了個白眼，「得了，你明知道你三姊跟瑤兒關係不好，爹不是說你是咱們兄弟三人中最聰明的嗎？」

周清樂只好奇的歪著腦袋看蘇瓊瑤，問道：「瓊瑤姊，妳真的忘記怎麼做飯了？」

蘇瓊瑤一陣惡寒，周清安一直喊她瑤兒的，此刻聽周清樂喊她瓊瑤，還真的是不太習慣。

周清安又拍拍他的頭說道：「我怎麼會騙你，快想辦法，囉嗦什麼，你不餓啊？」

周清樂忙捂住頭委屈的說道：「別打我的頭了，會變笨的啊！我怎麼不餓？娘給我的窩窩頭被你拿去吃了，我昨晚餓得睡不著覺呢！」

蘇瓊瑤這才知道，原來昨晚那個窩窩頭是周清樂的。

周清安怕蘇瓊瑤不好意思，趕緊打岔說道：「好了好了，不拍了，你跟著娘最多的，沒做過飯總看過吧？」

周清樂走到灶邊上，上下看看，細細想想，對蘇瓊瑤說道：「嫂子，我記得娘是拿鍋子放在這裡，然後把糙米放裡面，把水加到這兒，等熟了之後，把粥盛出來，剩下的放裡面，下午蒸成飯。」

蘇瓊瑤聽得雲裡霧裡，只想著就算現代她會做飯也不成啊，都是用電子鍋煮飯煮粥，哪裡用大鍋煮飯的？

周清安已經伸手去拿柴火生火，蘇瓊瑤硬著頭皮舀米下鍋，又舀水下鍋。周清樂也不知道應該放多少水，兩人商量著放了些，琢磨著是不是夠了。

這時候周清喜走了進來，看到他們，喊道：「二哥，清樂，你們待在廚房幹麼？」

周清樂嚇了一跳，不敢作聲。

周清安淡定的說道：「天太冷了，這裡生火暖和。」

周清喜撇撇嘴嘟囔，「呵，把你媳婦看得這麼緊，生怕她吃了苦頭？」說罷走上前往鍋裡看了看，大驚失色吼道：「我的娘耶！妳放這麼多米幹麼？」

蘇瓊瑤與周清樂都支吾著，心想米放多怎辦？煮不熟？還是會漫出來？

周清喜不滿的瞪了蘇瓊瑤一眼，一把奪過水瓢，又往裡面加了兩瓢水，喊道：「這米咱們可以吃三天了！現如今哪家都沒米，曉得要節省著，好歹再撐半年等收成，妳竟然還這般大手大腳的！回頭看我娘罵不罵妳！」

周清樂忙擺手說道：「三姊，是我……我餓……我……」

周清喜又瞪他一眼，說道：「好吃狗，娘整天給你開小灶還不夠！沒見過糧食的東西！」罵完了又沒好氣的瞪了蘇瓊瑤一眼，轉身走出去，走到門口又回頭嚷道：「醬菜少弄點，那白菜是下午的，可不許弄了吃！」

等她出去，蘇瓊瑤問道：「家裡吃的糧這麼不夠嗎？」

周清安點點頭說道：「蟲害鬧了三年，田裡的莊稼只夠上交的，留不下來一點，咱們村、鄰村幾個村都是這樣，沒辦法，只能用粟米糙米混著。」

周清樂也點頭說道：「天兒不冷的時候，菜園裡還有點瓜果能弄了吃，現在啥都沒有。」

蘇瓊瑤沒作聲，只細細琢磨著周清喜的話，平日裡估計這米是正常吃的量，現在卻要分成三天，日子還真是難過啊。種田的話，恐怕要到明年春天去了，還有近三個月呢。

等到粥端上去，蘇瓊瑤果然被王翠花狠狠的訓了一頓，不過其他人吃得很歡，畢竟這麼久了，總算有一頓不是清澈見底的粥了。

蘇瓊瑤任由她罵，沒作聲，只細細打量眾人。周世顯是爹，不用看就知道，年齡擺在那裡，王翠花右邊坐著一個三四歲的女孩子，長得面黃肌瘦，頭髮跟枯草似的，手跟雞爪子似的，埋頭自己吃粥。

這個應該是早上爹說的孫女，估計是大哥的兒子。那女孩旁邊是一個木訥的中年男人，長得畏縮又猥瑣，既不像周世顯也不像王翠花，應該就是大哥周清平了。周清平身邊坐著周清樂，並沒見到那個所謂精神有問題的大嫂。

正想著，只見那小女孩伸出筷子準備去夾醬菜，王翠花一筷子打在她手上吼道：「出息了妳？小小年紀這麼好吃，吃那麼多，撐不死妳！」

蘇瓊瑤心兒一顫，那女孩凍得通紅的手上瞬間留下兩個白白的印子，然而她似乎沒感覺，只縮回手繼續吃粥。

蘇瓊瑤抬頭看看周世顯，他只皺著眉頭斥了聲，「一天天的不安生！」

王翠花沒理他，將醬菜往周清樂面前推了推說道：「清樂，你正在長身體，多吃點。」

蘇瓊瑤看著在場每一個人，彷彿都沒有任何異樣，彷彿就應該周清樂多吃點，包括那個小女孩，低頭吃粥，沒有任何反應。

冬天沒有事，吃完飯王翠花叫蘇瓊瑤收拾，便帶著周清喜出去了。

周世顯手一背，對著周清樂說道：「清樂，回房間好生學習去。」

見周清樂應了，周世顯慢慢踱步走了，周清平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走了，屋裡只剩下周清安和蘇瓊瑤，那個小女孩一個人跑到院子裡的樹下刨土去了。

蘇瓊瑤一邊收拾，一邊低聲問道：「清安，那個女孩子是？」

周清安看看外頭小小的身影，皺著眉頭歎了口氣，「那是我大哥的孩子，叫周娟，今年四歲了……我昨天告訴過妳的，她娘……是我爹在縣裡撿的一個精神有問題的女人，回來做了我大嫂，可惜她腦袋不好，大冬天的不曉得穿多點，總是光著腳到處跑，娟兒生下來之後她就死了。」

蘇瓊瑤又問道：「你家孫輩就這麼一個孩子，怎麼……」

周清安明白她是說為何對周娟不好，便歎了口氣，「重男輕女……我爹娘一直埋怨大嫂沒用，沒給生個孫子……其實生了孫子又怎麼樣呢？咱們村娶不上媳婦，絕了後的多的是……」

蘇瓊瑤愣愣的盯著周娟的背影，那女孩這樣可憐，沒有媽媽，看樣子爺爺奶奶和爸爸也並不愛她……似乎比她還可憐，她只是沒有親人，也好過周娟有那樣一些冷冰冰的親人。

雖然一整天王翠花叫罵著指揮蘇瓊瑤做事，但著實也沒什麼具體的事情做，無非是做飯刷碗，打掃下屋子院子。

周家的人除了吃飯的時間都見不到人，等下午吃了中飯，連周清安都不知道去哪裡了，只剩下周娟一個人繼續在院子裡刨土玩。

蘇瓊瑤換了個芯子，對這裡啥也不知道，也不敢出去溜彎，看著周娟可憐，想去逗她玩一玩，但不知道怎麼就想起早上一家子冷漠的表情，便默默回房繼續躺著發呆。

經過了一上午，蘇瓊瑤算是搞明白了，這個地方叫做荷香縣，連著三年蟲害，收成一年不如一年。到了今年，很多人家是連飯都吃不上，只能出去吃樹皮，像周家這樣能勉強維持生活的，已經算是比較好的家庭了。

至於蘇瓊瑤所想的雞鴨鵝等，別想了，農戶都是靠糧食換錢的，現在家家戶戶沒錢，養的家禽吃的吃賣的賣，都沒了，至於溪裡的魚，現在也全憑運氣，整個溪坡多少天也沒人能見到一條。

外頭傳來王翠花歡喜的聲音，「哎呀，瓊脂怎麼來了？」

一個清脆的女聲響起來，「伯娘，我來看姊姊……她……」

蘇瓊瑤一驚，蘇瓊脂是原主的妹妹，可並不是她的妹妹啊，蘇瓊脂肯定是瞭解原主的，這一來，只怕是多說兩句就要穿幫了，可恨周清安這時候不曉得跑哪裡去了。難道要實話實說，就說她全都不記得了？

還沒拿定主意，王翠花已經領著蘇瓊脂進來了，邊走邊說：「她已經醒了，伯娘知道妳們姊妹情深，妳姊姊她心情不好，妳可得多來陪陪她啊。」

蘇瓊瑤心中有些詫異，昨日聽王翠花與原主的母親柳斯那般爭吵，說起話來尖酸刻薄，怎的

今日對蘇瓊脂卻這般溫柔可親？

蘇瓊脂客氣的向王翠花道謝，看到蘇瓊瑤躺在床上，立馬奔過來，關切的問道：「姊姊，妳身子還是不舒坦？」

蘇瓊瑤擠出一絲笑容，裝出柔弱的模樣說道：「沒事……我上午都起來了，許是身子沒好全，這會想躺著休息休息。」

王翠花鬆了口氣，笑道：「妳們姊妹倆好好嘮嗑嘮嗑，我先出去了。」

蘇瓊脂忙應道：「伯娘去忙吧，我就看看姊姊，一會兒便要回去了。」

待王翠花出去了，蘇瓊脂馬上回過頭，又關切的打量蘇瓊瑤，扁扁嘴，帶著哭腔說道：「姊姊，這才幾天，妳瘦了……」

蘇瓊瑤愣了愣，天天沒吃的，不瘦才怪，不過面前這個原主的妹妹，明明比她還要瘦啊。

蘇瓊脂看姊姊沒搭話，只發愣，心中有些詫異，以前她一哭，姊姊就慌，就要安慰她的。又想，難道是姊姊最近哭太多，尋死太多次，腦袋不如之前靈光了？便開口安慰道：「姊姊妳也別再胡思亂想了，我看表哥根本沒有誠意，妳看他都回來這麼些天了，問都沒問過妳一句呢，妳不如一心一意跟著姊夫過日子吧。」

蘇瓊瑤眼皮子一跳，這個妹妹是口無遮攔，還是故意的？按道理這個時候，親近的人誰會故意戳人肺管子，怎麼這妹妹還專挑原主在意的事情說出來，巴不得她再死一次？

蘇瓊脂見姊姊還是發呆，開始有些著急了，怎麼姊姊半天都不動一下？又試探的喊了聲，「姊姊，妳可聽見我講話了？」

蘇瓊瑤仔細看著她的神態，點頭說道：「我知道了，瓊脂妳放心吧，我以後會好生過日子的。」

蘇瓊脂鬆了口氣，像是放下心來，又說道：「娘雖然還在生妳的氣，但妳肯好好過日子，加上喜兒姊姊不久就要嫁給大哥，娘她肯定就不會再氣妳了。」

蘇瓊瑤收起目光，心想看來這個妹妹只是拎不清而已，不曉得什麼話該說什麼話不該說。也是，才十幾歲的娃，能曉得什麼事？

蘇瓊脂不知道姊姊心中所想，只好奇平日裡姊姊最怕娘不高興了，怎麼今日卻是一點反應都沒有。

正在這時，周清安急急忙忙走了過來，想是聽說蘇瓊脂來了，怕她看出端倪。

蘇瓊脂趕緊站起來，喊了聲，「姊夫。」

周清安笑道：「瓊脂來了？妳姊姊身子還沒大好，這兩天都恍恍惚惚的……」

蘇瓊脂恍然大悟的點點頭，「難怪我看著姊姊她今日有些不大對勁。」

周清安又道：「是妳娘讓妳來看瑤兒的吧？回去告訴她，叫她別擔心了，瑤兒慢慢會好起來的。」

蘇瓊脂卻漲紅了臉，又帶著哭腔說道：「娘她……娘她……等喜兒姊姊嫁給哥哥，她就不生氣了。」

周清安這下子聽懂了，敢情岳母根本沒管過瑤兒的死活，是小姨子自己擔心姊姊才跑來看的啊。當下又有些不高興，瓊脂也真是的，什麼話都亂說，幸好瑤兒什麼都不記得，不然豈不是又要傷心？

等蘇瓊脂走後，蘇瓊瑤趕緊問道：「清安，我本來還想跟她說我什麼都不記得了呢，這樣說不是能讓她們更放心些？」

聞言，周清安臉色變得難看，上前抓住蘇瓊瑤放在外面的手腕，碰到了又趕緊鬆開，不大好

意思的看看她。

他沉默片刻，到門口去看了看，見外面什麼人都沒有，只有周娟在院子裡玩，便關上門，坐在椅子上，小聲說了句，「瑤兒，妳可知道，娟兒的娘當初是怎麼回事嗎？」

蘇瓊瑤睜大眼睛好奇的問道：「你不是說，她是自己沒有保養好……她腦袋有問題，生下周娟不久就……」

周清安歎了口氣，「妳可知道她一直住在院子右側那個空房子裡。」

蘇瓊瑤吃驚不已，那間空房子裡面放著雜物，房子背面是個旱廁，可以想像那個房子的味道有多重，更重要的是，房子破舊不堪，窗子看起來是年久失修。會不會是她……死後才變成這樣的？但是瞧著周清安的樣子，顯然並不是這樣，只怕是她生前一直住在那裡面。

她瞠目結舌的問道：「她不是你大嫂嗎？怎麼不是跟你大哥住一起？」

周清安抿著嘴，說道：「在家裡，娘是不允許我們喊她大嫂的，她來的時候滿眼驚恐，一直求我們，說她什麼都會學著做，什麼都願意做，只想好好過日子，可是她什麼都不知道，而且一直沒有懷上孩子，我娘甚至……想我去那邊跟她……」

蘇瓊瑤又瞪圓了眼睛看他，兄弟倆共妻？

周清安繼續說道：「我自是不願意的，後來我娘尋了村裡幾個單身男人，想要將她賣給別人，但此時發現她懷上了周娟，這才作罷。」

蘇瓊瑤從震驚中回過神，問道：「可是清安，我、我不一樣，我只是忘記了事情，我有家啊，我有爹娘哥哥妹妹啊……」

周清安又歎一口氣，「我曾經問過她之前的事情，她說她只記得之前上山替她弟弟採藥摔下了山坡，其他什麼事情都不記得了。之後休養了半個月沒好，就被她哥哥……後來是整個村……再後來她逃掉了，一對好心的老人家收留了她，沒過多久那對老人雙雙過世，那個村子裡的人又要把她關起來。她一直逃啊逃，逃到了荷香縣，我爹見到她的時候，一群男人正圍著她，扯她的衣服，是我爹救她回來的。」

蘇瓊瑤張張嘴還想再問，腦海中卻想起了看過的那部電影《厄夜變奏曲》，那時候她只覺得那不過是電影而已，不是真實，可是如今聽到周清安這樣說，她竟然有不寒而慄的感覺，尤其是那個女人的親哥哥。《厄夜變奏曲》的女主角最後被她的爸爸救了，而那個女人呢？沒有人救，所以她死了？

她總算知道為什麼周清安聽說她不記得事情會沉默那麼久了。

周清安講完這件事情，怕蘇瓊瑤覺得害怕，安慰說道：「當然我是覺得越少人知道越好，也不是說妳父母哥哥就會這麼壞……何況說不定過些天妳就好了呢？」

蘇瓊瑤側頭不語，她不會好的，原主都吊死了。她回過頭問道：「清安，要是、要是我一直好不了了呢？」

周清安這回沒有猶豫，說道：「瑤兒，妳放心，若是妳好不了，有我在，沒人能傷害妳的……呃，我娘她……妳別管她。」

蘇瓊瑤聽他自己打臉的話，噗嗤笑起來，倒是放下心來，又問道：「可你不是說年後你就要參軍了嗎？」

周清安依舊笑得溫和，「我早想好了，妳放心，我跟清樂說過的，清樂他不會告訴任何人的。雖然他笨笨的，但他最是聽我的話，而且我爹娘最緊張他，有他保護妳，我娘只能罵罵妳，

不會拿妳怎麼樣的。」

蘇瓊瑤愣了愣，反應過來，原來這些事情周清安都安排好了？不自覺的，她心中很有些感動，就算眼前的周清安並不是因為她，而是因為原主。

她又想到，周清安寧願告訴自己的弟弟，也不准她告訴原主的妹妹，難道原主的娘家人對她並不好嗎？於是問道：「我娘她……對我並不好嗎？」

周清安皺皺眉頭，不是很想說，不過他只猶豫片刻就說道：「岳母她人不錯……不過瑤兒，妳可能是惹惱她了，往後除了瓊脂，妳與蘇家還是少些往來吧。」

他不願意細說，蘇瓊瑤也不想細問，反正對於她來說，也不大想和原主的家人接觸，萬一他們發覺她並非本人就糟糕了。不過那個蘇瓊脂奇奇怪怪的，不知道是天真還是傻，最好也別多接觸。

### 第三章 媽寶型表哥

臘月二十，周清喜出嫁。蘇瓊瑤才算是明白了溪坡到底是有多窮，蘇家沒有任何彩禮，周家也沒有任何嫁妝——哦，有，周清喜有一身大紅色的棉襖棉褲，還有一雙大紅色的棉鞋。周清安說，她也有這麼一身，但是要留著過年才能穿的。

沒有任何宴席，只有周家人去蘇家吃了頓飯，那個飯與平時在周家吃的沒有任何區別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周清喜穿著一身紅被蘇瓊瑤背進了蘇家。

吃完了中飯，周世顯站起來說道：「瓊瑤妳跟妳爹娘說說話吧，我們先回去了。」

蘇瓊瑤愣了愣，趕緊點頭應了，眼睛卻看向周清安。

周清安忙說道：「爹，娘，你們先回去，左右我也沒什麼事，我等瑤兒一起回去。」

周世顯沒什麼反應，背著手走了。

王翠花不滿的瞪了他倆一眼，當著親家的面沒說出不好聽的話來，只推了周娟一把，吼道：「還不滾回去，自個兒家不回，整天待人家那裡。」

所有人都知道，周娟從來不敢出院子門，王翠花這是指桑罵槐，但是也沒人出聲。

他們一出門，柳斯就站起來說道：「瓊瑤，跟我進來。」

蘇瓊瑤这下傻眼了，原主的娘喊她，她總不能拉著周清安一起進去吧，當下只拿眼睛看周清安。

蘇醜娃以為蘇瓊瑤是要看周清安的眼色，忙說道：「清安，你媳婦成婚到現在也沒回娘家來看看，就讓她娘跟她說說話，你去跟瓊瑤耍耍。」

周清安只好點點頭，對蘇瓊瑤說道：「瑤兒，我跟瓊瑤哥先出去了，一會兒來接妳，妳跟岳母說說話，別亂使性子，多聽岳母說啊。」

蘇瓊瑤硬著頭皮跟著柳斯走進房裡。

柳斯的房裡有張小桌子，兩把椅子，她自己走到上首一張坐下，冷著臉對蘇瓊瑤說：「妳坐下吧。」

蘇瓊瑤拘謹的點頭坐下，沒出聲。

柳斯上下打量她，問道：「妳想通了？妳妹妹說妳還是彆扭著。」

蘇瓊瑤心中翻了個白眼，面上倒是恭敬，「上次瓊脂去，我不大舒服，沒怎麼說話……我沒事了。」

柳斯沉思片刻，說道：「哼，我跟妳說清楚了，今日清喜是嫁進來了，不過還沒生孩子之前，

妳若是再有什麼，休怪我翻臉。」

蘇瓊瑤因聽了周清安的話，本就不對這家人抱希望，只是此刻聽來還是替原主心涼。難道她的存在就是為了給大哥娶媳婦用的嗎？不過轉念一想，好像這兒都是這樣的。

但是她看到王翠花那麼惡的性子，對周清喜還是和顏悅色，昨日仔細的叮囑她要好好過日子，又說要是蘇家敢欺負她，就叫她回去找娘家人主持公道，怎麼柳斯似乎壓根沒在乎過蘇瓊瑤的情況？

柳斯說完這句話，倒是放軟了語氣，「瓊瑤，別怪娘說妳，妳自小乖巧聽話的，前段日子實在是太不像話了。妳有沒有想過，妳一死了之，妳哥哥怎麼辦？要是沒有瓊脂，妳哥哥豈不是都娶不到親？」

蘇瓊瑤忍不住反問道：「娘，難道我活著，就是為了哥哥娶親的？」

柳斯臉色大變，斥道：「瓊瑤，妳在胡說什麼，誰家不是這樣的？妳看看村裡頭，與妳哥哥一般年紀的，只有換親才能換得到妻子，不然哪來的女人給娶？」

蘇瓊瑤又問道：「娘，我想問妳，那為什麼之前妳要同意我和表哥的事？後來妳明知道我喜歡表哥，為什麼又要逼我換親？妳都說了，還有瓊脂呢。」

柳斯站起來，甩了蘇瓊瑤一巴掌，怒道：「小娘養的，怎麼跟娘說話的？怎的，妳吊了一回，把性子都吊轉了嗎？」

蘇瓊瑤捂著臉，眼神平靜得很，說道：「娘，我上吊之後，妳去看過我沒有？」

柳斯一縮手，沒作聲。她當時氣急了，只巴不得這丟人現眼的女兒死了一了百了，怎麼會去看她？

蘇瓊瑤接著說道：「之前我與表哥在一起，妳願意得很，因為表哥家裡比起周家好得多。後來姑姑不願意，妳便逼著我嫁給清安，自始至終妳都沒有在乎過我的感受，現在我已經替哥哥換到了妻子，妳又何必再抓著我說一通警告的話？」

柳斯站起來，有些疑惑的打量這個不一樣的女兒，問道：「瓊瑤，妳是不是……還沒好全？」

蘇瓊瑤猛的想起周清安的話，若是柳斯知道她不是從前的蘇瓊瑤，究竟會怎麼樣呢？雖然不管不問的可能性大，但是她也不敢去冒險。

她斂下眼眸，「娘，我只是覺得，我不欠你們了。」說罷，她站起來要往外走。

柳斯一把拉住她，急切的說道：「瓊瑤，妳哥哥還沒兒子，妳不能胡來。」

蘇瓊瑤回頭看著柳斯，這個母親真的是好奇怪啊，這個時候，竟然不是想著與女兒緩和一下關係，而是逼著她，不讓她的死活影響了兒子？

她歎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放心吧，我還想好好活著呢。」

蘇瓊瑤沒再管柳斯的反應，轉頭就出去了，一打開房門，發現蘇瓊脂站在門口。

蘇瓊脂可能是想不到姊姊這麼早就出來了，嚇了一跳，想躲開已經來不及了，只弱弱的喊了聲，「姊姊……」

蘇瓊瑤皺皺眉頭，原主這個妹妹也是奇奇怪怪的，不過她也沒管，點了下頭就出去了。

走出院子，她四下看看，不知道周清安去哪裡了，也許他不知道自己會這麼快出來吧。蘇瓊瑤停頓片刻，心想反正一個村的也不遠，自己回去得了。

蘇瓊瑤邊走邊想著今天蘇家每個人的反應：老爹蘇醜娃個子矮，模樣尚可，但是看著就是個膽小畏縮的人，說好聽點就是過於老實巴交，他全程沒看蘇瓊瑤這個嫁出去的女兒一眼，只

是看著蘇瓊琚發笑，或者唯唯諾諾的聽周世顯講話，好像生怕周家把他吃了似的。柳斯像是讀過書的人，滿面笑容，與王翠花站一起，高下立見，倒是帶著審視的眼光，打量了蘇瓊瑤很多回。

蘇瓊琚開心得話都不會說，只曉得看著周清喜發笑，倒是蘇瓊脂，全程都一臉擔憂的看著蘇瓊瑤。

蘇瓊瑤歎了口氣，難怪周清安說讓她少跟蘇家來往，原來除了蘇瓊脂，在其他人眼裡，她壓根就是透明的，原主活得也太可憐了吧。

蘇瓊瑤裹緊身上的棉衣，一點都不暖和，好想念現代的羽絨衣啊，這個鬼地方，冷就算了，還窮，吃不飽穿不暖，饑寒交迫啊。

「瑤兒。」

一個溫和的男聲響起，不是周清安。

蘇瓊瑤回頭一看，是個斯斯文文的大男孩站在後頭，長得很帥氣，倒有些像柳斯，皮膚白淨，有點弱不禁風的感覺，放在現代都可以出道了，奶油小生啊。

她愣了愣，馬上反應過來，這個就是原主心心念念的柳方正吧，畢竟在這個窮鄉僻壤，能穿得這般體面，還對她這麼溫柔的，恐怕只有這個表哥了。也難怪原主為他上了吊，長得這般模樣，能迷死一大票人的。

柳方正彷彿大病初癒，咳嗽了兩聲，上前兩步說道：「瑤兒，妳還好嗎？」

蘇瓊瑤心想，不是說這個表哥考上了舉人，就不理會表妹的死活了嗎？半個月沒見他出現了，現在跑出來想幹麼？她警惕的後退了兩步。

柳方正看見了她眼中的戒備，不自覺露出受傷的表情，旋即回過神，說道：「表妹，我、我被我娘關了這麼久，今天好不容易才得了機會出來，立刻就跑來找妳了……表妹。」

蘇瓊瑤聽他換了稱呼，不知道這究竟是拉近還是拉遠關係，又著實不想再跟他有牽扯，便說道：「嗯，我知道了，那個，我好冷，我先回去了。」

柳方正見她走的方向是去周家，又聽她說回去二字，更是覺得心傷，開口說道：「瑤兒……表妹，妳等我……等我好不好，我會娶妳的，好不好？」

蘇瓊瑤只覺得頭大，趕緊說道：「別這樣，我覺得現在挺好的，清安他對我很好。以前是我不懂事，以後我們……當然了，你還是我表哥。」

柳方正退後兩步，捂住自己的胸口，不可思議的看著蘇瓊瑤，問道：「妳……要拋棄我了嗎？」

蘇瓊瑤莫名其妙的看了他一眼，心中一陣煩躁，怎麼這個舉人老爺聽不懂人話嗎？她索性學著王翠花，雙手一插腰，吼道：「我拋棄你？你憑良心說說，我怎麼拋棄你了？之前你說考完了回來娶我，娶了沒？我成親的時候你在哪裡？我上吊的時候你又在哪裡？」

柳方正呆滯了片刻，弱弱的說道：「是我娘……她一直阻撓我回來……我好不容易回來，想見妳一面，她直接把我關起來了……我其實……」

蘇瓊瑤打斷他的話，問道：「那關我什麼事？柳方正，我跟你說清楚了，之前是怎麼回事，我都忘記了，但是現在我只想好好過我的日子。你別給我扯有的沒的，當初是你沒有娶我，整天只知道嘴巴上說要娶我，行動呢？一點都沒有。再說了，我已經嫁人了，還怎麼嫁給你？你說啊？」

柳方正被她說得面紅耳赤，又急又怕，趕緊說道：「瑤兒，清安他絕不會對妳不軌的……妳等



我，我一定努力，等我考上進士就可以娶妳了，到時候沒有人可以阻止我們在一起的。」蘇瓊瑤皺著眉頭，且不說他考不考得上，就算考上了，到時候只怕是榜下捉婿的都不少，他記不記得自己都是個問題。退一萬步說，就算他還是喜歡自己的，然而這個男人在現代可算是妥妥的媽寶男了，她不願意。

「我說得夠清楚了，我不願意。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是考上進士，所以希望你等著你，站在你後頭就夠了。可是我不願意，我的人生是我自己的，由我自己來安排。」

柳方正完全愣住了，這個表妹，跟從前那個溫柔和氣、從不大聲說話的表妹完全不一樣啊。他張嘴半天，才問道：「妳……是喜歡上清安了嗎？他……他……」

蘇瓊瑤噗嗤一聲笑了，說道：「我現在是他的妻子，喜歡他不是很正常的嗎？他可跟你不一樣，他處處維護我，不會只聽他娘的，而且他高大偉岸，身姿挺拔修長，我日日跟他在一起，自然會喜歡他。」

柳方正想不到蘇瓊瑤竟這般大膽，這樣的話也敢宣之於口，又覺得自慚形穢，從前旁人都說他長得好看，招人喜歡，沒想到他最愛的表妹，竟喜歡周清安那般歪枝大葉的男人。

他忍不住說道：「表妹，妳……妳跟以前……不一樣了。」

蘇瓊瑤心中咯噔一下，對啊，自己變化這麼大，柳方正不會看出來了嗎？完了，萬一跟周清安的大嫂那樣，豈不是太可怕了？

正想著，周清安走了過來，喊了聲，「方正，瑤兒。」

柳方正一回頭，此刻他滿心滿眼都是沮喪，以為周清安與蘇瓊瑤有了夫妻之實。又見周清安一臉詫異坦誠的看著他，難道並非是這樣？周清安也並非趁人之危的人，他這模樣，應該是沒聽到剛剛他們說的話。

周清安說道：「方正，你怎麼這麼久沒出來？」

柳方正低聲說道：「我被我娘關起來了。」

周清安恍然大悟，說道：「原來是這樣，你都不知道瑤兒當時……呢。」

他看看蘇瓊瑤，嚥下後半句話。

蘇瓊瑤倒不介意，接著他的話說道：「我當時睡了一整天才醒，醒了之後想通了很多事情。表哥，你好生考試，不要再想著我了，以後會有更多更好的女人，你也會遇到你真正的愛人的。」

柳方正與周清安都呆滯地看著她，尚不能從她這樣大膽的話中反應過來。

蘇瓊瑤摸摸鼻子，拉著周清安的衣袖說道：「清安，我們走吧。」

周清安看看她，又看看柳方正，歎了口氣沒說話，跟著蘇瓊瑤一起回去了。

回到房裡，周清安一臉嚴肅的拉過椅子，將蘇瓊瑤按在床沿上坐好，說道：「瑤兒，妳今日怎的將話說得這樣絕？」

蘇瓊瑤說道：「要不是怕穿幫，我估計說得更絕。清安，我是真的不想跟他再有瓜葛了，我都不認識他。」

周清安擔憂的問道：「若是日後妳想起來了呢？瑤兒，妳跟方正這麼多年，若不是……若不是他娘……」

蘇瓊瑤抬起頭看著周清安，突然有些喪氣，這個男人對她這麼好，處處替她著想，要是不去參軍，兩個人一起過日子，該有多好。「不會的，我想不起來的，這麼久了，再說了，我已經想通了，就算想起來，我也不想跟他有瓜葛。」

周清安低著頭沒作聲，許久抬起頭來問道：「因為我？」

蘇瓊瑤詫異的看了他一眼，心道原來剛剛她與柳方正的話，周清安都聽到了，當下有些不高興，怎的他看到柳方正攔著她說話也不出面，不怕穿幫了嗎？又覺得也許他是想讓他倆多交流交流吧。

她斟酌片刻，勉強笑道：「清安，你想做什麼就去做，我將來也想做我喜歡的事情。」

周清安心中激起了波瀾，他的妹妹周清喜與他關係不好，所以自小他都拿蘇瓊瑤當妹妹，她愛哭，不敢大聲說話，需要人保護。而他也一直知道，柳方正與蘇瓊瑤互相喜歡著，柳方正正是村裡，不，是整個荷香縣裡最好看、讀書最厲害的男子，蘇瓊瑤嫁給他肯定會幸福的。

後來他娘要他娶蘇瓊瑤，他不樂意，蘇瓊瑤是柳方正的啊，他怎麼可以娶她？再後來蘇瓊瑤真的嫁給他了，不過她是哭哭啼啼的，被蘇瓊瑤押著進了他家的門。蘇瓊瑤哭了一個晚上，他安慰了一個晚上，他發誓不會欺負她，叫她放心，好好等著柳方正回來。

再後來便是柳方正中舉的消息，他以為柳方正終於可以回來娶蘇瓊瑤了，但是他一直沒回來，回來後一直沒出現。蘇瓊瑤絕望的上吊了，也是從那時候起，她變了，她不像以前那樣總是哭哭啼啼、渾渾噩噩的，誰喊她一聲她都要抖三抖。

直到今天，他躲在後面，聽見蘇瓊瑤對柳方正說，說他身姿挺拔，說他高大偉岸。他的心裡滋生出一種奇怪的感覺，彷彿在發芽，彷彿在長大。是的，蘇瓊瑤是他的妻子，再不是他的妹妹了。

周清安壓住忍不住上翹的嘴角，皺著眉頭說道：「瑤兒，我……不到一個月，我就要走了，妳……」

蘇瓊瑤說道：「你放心，我已經摸熟了這裡的生活方式，而且我不是從前的我了，不會遇到問題就尋死的。」

周清安看著面前的她，整個溪坡最好看的姑娘，與從前一樣，沉靜內斂，卻與從前又不一樣，她的眼睛不再是一潭死水，彷彿帶著對將來的希冀，熠熠發光。

蘇瓊瑤岔開話題，說道：「清安，不如你給我講講我以前的事情吧，今天我娘和表哥都說我不像以前了，萬一以後接觸，他們發現了怎麼辦？」

其實蘇瓊瑤不是特別擔心，她已決定好了，少說話多做事。若是有人懷疑，她就發一通脾氣。她這些天算是明白了，像王翠花那樣野蠻沒教養的，反而能活得好些。只是此刻與周清安相對無言，實在是頭疼，不如找些話來說說。

周清安聽了這話，倒是深以為然，忙將從前的蘇瓊瑤以及蘇家每個人的個性都說了一遍。

蘇瓊瑤細細琢磨了一番，與她想的倒是差不多，她爹是個幾棍子打不出悶屁來的性子，一切都聽她娘的，任勞任怨。

而她娘柳斯的娘家柳家原本也算是富戶，祖上好多代還出過秀才，家道中落了而已，所以世世代代都有些與村裡其他人格格不入的感覺。柳斯也是這樣，有些清高，不大喜歡與旁人嘮嗑，從前一心想讓蘇瓊瑤考科舉，然而一是家貧，二是蘇瓊瑤完全遺傳他爹，是個榆木腦袋，便只好作罷了。

蘇瓊瑤是女兒家，柳斯向來是不關注的，也不怎麼愛與她說話，只什麼都要她讓著哥哥，蘇瓊瑤小時候性子壞，總愛欺負蘇瓊瑤，柳斯從來都是偏心兒子的。後來蘇瓊瑤出生了，柳斯身子壞了，生不出兒子了，瓊瑤的身體又自小不大好，柳斯便將一腔愛意都注入這小女兒身上。

許是家人都不關注蘇瓊瑤，她反倒最為乖巧聽話，似乎想努力表現自己的好，希望能得到家人多一點的關愛，然而越是這樣，整個蘇家越是沒人在乎她，只有蘇瓊脂自小就喜歡跟在她後頭做個小尾巴，因此蘇瓊瑤也特別疼愛這個妹妹，恨不得把所有的好東西都推給妹妹。

直到柳方正的娘透出想等蘇瓊瑤大了嫁給柳方正的意思，蘇家才對蘇瓊瑤上了心。

柳家世代清高，也是整個溪坡家境最好的人家，又與蘇家是換親的，自然是親上加親，柳斯對此事滿意得不行，連帶著對蘇瓊瑤也格外和顏悅色。

哪知後來柳方正考上了秀才，蘇二丫雖然沒有明確說瞧不上蘇瓊瑤，但話裡話外卻又透了這麼個意思，柳斯向來清高，怎麼願意受這個氣，當下不肯與柳家來往，更不許蘇瓊瑤再見柳方正了。偏偏大人越反對，兩個孩子越要在一起。

蘇瓊瑤聽下來，心道其實原主未必是喜歡她表哥，而是自幼她就想討好家人，她發現自己與表哥在一起，爹娘就會對她多一點關注，習慣使然了吧。

她問道：「你說我以前是個乖乖女，那怎麼敢違背我娘的意思，竟然還敢上吊？」

周清安苦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瑤兒，妳曾經告訴我，方正是妳唯一的光，只有他能帶給妳溫暖，讓妳離開這痛苦的地方。我想，當時妳以為方正考上了舉人，便不屑與妳來往，所以心灰意冷才……」

蘇瓊瑤認真想了想，倒是認同他的看法，不過她心中並不認同原主，於是說道：「唯一的光？每個人只能做自己的光，如果不做自己，只想著依靠旁人……自古有云，靠山山會倒，靠人人會跑，靠誰都不如靠自己。」

周清安上下打量蘇瓊瑤，忍不住笑起來，說道：「瑤兒，我覺得妳不記得從前的事倒是好事情，至少妳不再像從前那樣患得患失。妳說的對，靠誰都不如靠自己，可惜別人並不這麼認為，別人都覺得女人就該依靠男人，就該生兒育女。」

蘇瓊瑤瞥他一眼問道：「你也這麼認為？」

周清安搖搖頭，說道：「我一直覺得，我不適合娶妻生子，因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跟我一樣，我的女兒跟妳或者跟清喜甚至是娼兒一樣，更不希望我的兒子生來就覺得比女人高一等，姊妹妻子是可以隨意打罵的。」

蘇瓊瑤心道，這個周清安倒適合生在現代呢。她只笑著說：「我也是這麼想的，所以你看，你不用擔心我，因為做你的妻子，我反而不用擔心被逼著生孩子，被逼著生兒子，是不是？」

周清安也笑起來，說道：「至少我在外頭幾年，妳都不會被逼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又紅了臉，他雖然娶了蘇瓊瑤，可從沒覺得這是他的妻子，此刻這番話說下來，倒好似兩口子在談論什麼時候要孩子了。

#### 第四章 新婚就參軍

過年的時候，家裡算是開了葷，王翠花摳摳索索弄了三十文錢，走了半天到鎮上，拎了半斤肉、一條魚回來。

年夜飯也沒讓蘇瓊瑤做，王翠花生怕她偷吃，全都自己做，蘇瓊瑤只打打下手，生生火。

王翠花邊做飯邊罵：「什麼世道，二十文錢只能買半斤肉！哼，以前一斤肉還有多的，有錢人真是沒良心。」

蘇瓊瑤默默計算著錢，肉和魚的價格，琢磨著開年了，看能不能做點什麼。

王翠花斜眼看著悶不吭聲的她，沒好氣的說道：「哼，跟妳那沒用的爹一個樣，話都不曉得說

一句。」

蘇瓊瑤裝傻，並不作聲。

王翠花罵了兩句，覺得沒意思，倒也不罵了。

吃完年夜飯，肉菜剩下的湯汁也被王翠花寶貝似的藏著，連著幾天做了油飯單獨給周清樂吃，再往後又恢復從前的樣子了。

正月二十，周清安什麼都沒帶，偷偷的溜走了，走之前為了避免王翠花責怪蘇瓊瑤，特意叮囑蘇瓊瑤裝作什麼事情都不知道，然後讓周清樂晚上再告訴周世顯和王翠花。

等到晚上，周清樂跑到周世顯跟前，戰戰兢兢的說道：「爹……爹，二哥讓我跟你說個事情。」

周世顯四下看看，問道：「他又做了啥壞事？幹麼要你說？他人呢？」

周清樂硬著頭皮答道：「二哥他……走了。」

周世顯尚未反應過來，王翠花已經跳出來問道：「走了是什麼意思？走哪去了？」

周清樂答道：「二哥說跟縣裡大柱表哥一起走了。」

王翠花一琢磨，王大柱，那是她隔了好幾房的侄子，他家裡日子不好過，早就說要去當兵補貼家用，可是人家王大柱成了親生了三個大胖小子了啊。

王翠花當下大喊：「哎呀，我的媽呀，清平清樂，你們還不快去，把他給我揪回來！」

周清樂趕緊道：「娘，娘，二哥他一早就走了，追不上了，他讓我跟你們說一聲，別擔心他，他走了還能有補貼……」

王翠花一拍大腿哭喊道：「老娘要什麼補貼？人家不是說了嗎，刀劍無眼，他這一去，回不回的來還是個問題，老娘把他養這麼大……」

周世顯沉著臉吼道：「閉嘴，不說些好話，這種話也是能亂說的嗎？清樂，跟我走，趕緊去你三叔公家，他認識的人多，想辦法找人，叫你二哥回來。」

周清樂搖搖頭，說道：「爹，這是二哥自己要走的，他不會回來的。」

王翠花一聽，轉頭往周清安的房間走去，一腳踹開門，怒吼道：「瓊瑤，妳個狗娘養的，給老娘出來！老娘好端端的兒子，妳是怎麼把他逼走的？」

蘇瓊瑤一直在屋裡聽著動靜，此刻門被踹開，也是嚇了一跳，趕緊出來說道：「娘，妳胡說什麼，怎麼變成了我把清安逼走了？」

王翠花咬牙切齒的說道：「不是妳？哼，尋死覓活不肯跟他同房，哼，想把身子留著是吧？不然我兒子怎麼會走？」

縱使蘇瓊瑤是現代人，也受不了王翠花這樣沒羞沒臊的說法，當下不高興說道：「娘怎麼胡說？我聽他說，妳可答應過的，他娶了親就讓他參軍的，現在怎麼賴我了？」

王翠花想不到蘇瓊瑤敢頂撞她，更怒了，說道：「哼，妳個沒用的東西還說我？哪家男人一成了親就去參軍的？哼，妳要是肯給他，他高興了，自然想與妳好好過日子，哪裡還想得到去參軍？」

蘇瓊瑤聽她這顛倒黑白的話，整個人都無語了，半天說不上話。

最後還是周世顯吼了聲，「鬧夠了沒？一個兩個的不省心！走就走了，老子就當沒這個兒子！」

王翠花一屁股坐地上哇哇大哭起來。

周清樂急得滿頭大汗，說道：「爹，娘，你們別擔心了，二哥說他……說他得空了就回來看咱們。」

王翠花扁扁嘴巴，說道：「得空了？一來一去近一個月，啥時候才能得空哇！」

周世顯皺著眉頭，歎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如今也沒有辦法，只能等他去了，安定下來後給咱們寫家書。清樂你注意著些，等知道他的消息，多寫信給他，叫他得了機會就回來……」

周清樂趕緊應了，又見自個的娘不依不饒的小聲咒罵蘇瓊瑤，恨不得衝上去撕了她的模樣，忙上前拉住她。

「娘，二哥走之前說了，他會努力的，說不準將來能混個軍官當當，到時候就能讓您過上好日子了。」

王翠花一把甩開周清樂說道：「哼，你可不許學他，你好好在家。等你長大了，娘給你娶個聽話的媳婦，絕不找心思不純的！」

說罷，還睨蘇瓊瑤一眼。

蘇瓊瑤樂了，就在這破地方，你兒子娶不娶得上媳婦還是個問題，還聽話的媳婦，嘖嘖嘖。周世顯聽了王翠花的話，趕緊回頭看著周清樂，說道：「清樂，我跟你說清楚，你可得給我好生學習。你看柳家那小子，十五歲就中了秀才，今年才十八歲就中了舉人。他祖上是秀才，咱們周家祖上也是秀才，雖不如柳家，在溪坡卻也算是書香門第了，你可別給我想七想八的，聽到了沒有？」

蘇瓊瑤豎起耳朵，心道周家是書香門第？怎麼沒聽周清安提過啊？

王翠花馬上嚷開了，「哎哟喂，書香門第？老周你也不瞅瞅自己那個樣子，跟人家柳家比？比得了嗎？人家祖上那是實打實的秀才，你家呢？不過跟著上過幾天學罷了，也敢說自己書香門第？你以為誰去考一場就能給你中個舉人老爺回來？再說了，咱家連童試的錢都拿不出來，每年給清樂買紙筆墨硯要花那麼多錢，全給老娘打了水漂，你還在這兒作春秋大夢呢。」

周世顯漲紅了臉，怒斥道：「無知婦人，我現在約束著他好生學習，是為了他好，妳再胡說八道，信不信老子揍妳？」

王翠花立馬住口不作聲。

周清樂忙說道：「娘，我節省著，一張紙多寫幾次，少廢點……」

周世顯又怒道：「一張紙多寫，那字看得清嗎？你給我好生學習，咱家這點錢還是掏得起的，現在開了春，等你二哥的補貼來了，再叫你大哥出去找活兒幹，總不會缺你這幾本書幾張紙的。」

王翠花不敢反駁周世顯，回頭一看，蘇瓊瑤正好奇的聽他們爭辯，便將氣一股腦往她頭上發，「賤蹄子妳看什麼看！哼，怎麼，聽到姓柳的，妳連路都走不動了？老娘跟妳說，就算清安不在家，妳也是我周家的媳婦，哪裡都不准去！」

蘇瓊瑤翻了個白眼，轉身進門，把門給關嚴實了，留下王翠花在外頭大罵。

周清安走後，蘇瓊瑤的日子就更無聊了，她整日到菜園子、田地裡，或者是村子周圍的野地裡閒逛，希望能折騰出點新花樣，然而什麼都沒有，連剛發芽的柳枝都有貧窮的人家給撿了吃掉。

王翠花隔三差五抽風，吼她罵她，周清樂覺得是自己哥哥連累了她，總覺得抱歉。她自己倒沒什麼，反正日子是自己的，被王翠花罵兩句也不會掉一塊肉。

若是王翠花罵得過分了，她就回嗆，嗆得王翠花面紅耳赤啞口無言。時間久了，王翠花再罵的時候就會收斂些，不會太過分，也罵不太久。

正月末，溪坡家家戶戶都開始整田育苗了，播種完畢，村長則帶領所有村民在道場上祈福，每一家都把家裡存著的糧食拿一點出來，當作祭品。

蘇瓊瑤去過農村，自然也知道道場，打穀曬穀等等都是在道場上做的，不過她並不知道原來播種的時候還要祈福。

她忍不住低聲問周清樂，「咱們這兒每年都要祈福嗎？」

周清樂已經習慣二嫂什麼都不知道，什麼都好奇的性子了，解釋道：「三年前的大旱導致蝗災嚴重，好多人家裡顆粒無收，所以現在荷香縣每個村子到了這個時候都會求雨……不過這兩年有下雨，蝗災還是不小，沒辦法只好祈禱今年蝗災好一點，讓我們的日子也好一點吧。」

蘇瓊瑤的白眼都要翻到天上去了，求雨，多麼迷信啊，養些鴨子不就成了嗎？又想到，如果養鴨子，最好是大量養殖，如今這溪坡和周圍的村莊全都窮得響叮噠，想來也是養不起鴨子的。

不過蘇瓊瑤眼睛倒是一亮，種田欸，她在現代是幹麼的？是研究雜交水稻的欸，如果她能在這裡找到雄性不育株的話，豈不是也能種出雜交水稻來？到時候不就有錢，就能過上好日子了？想起來就美滋滋的呢。

「求雨要心誠，妳在幹麼？」

蘇瓊瑤回過神，王翠花正怒目瞪著她，好在人多，她只是小聲提醒，沒有大聲斥責。蘇瓊瑤趕緊低下頭，不敢再胡思亂想。

王翠花翻了個白眼，回頭看到站在她旁邊的周娟正左顧右盼，氣不打一處來，伸手捏了她的胳膊一把，疼得周娟齜牙咧嘴，淚眼汪汪，卻不敢作聲。

蘇瓊瑤在後頭默默看著，想到一個詞：欺軟怕硬，就是王翠花這樣的。

二月插秧，到了三月四月，蘇瓊瑤才知道什麼叫做忙亂。這裡的人對待蝗災的方法竟然是捉！每天白天都下到田裡巡視，一發現蝗蟲就趕緊去捉。

蘇瓊瑤簡直無語了，蝗蟲來的時候是一片一片的好嗎，又不是一隻一隻的。然而沒辦法，她只能聽命，跟著王翠花在田裡細細的查探，除草捉蟲。

唯一的好處是，到了抽穗的時候，她可以小心的看那些稻穗有沒有她從前常看到的雄性不育株。

一天沒有看到，兩天沒有找到，到第三天，還真讓她給找到三株雄性不育株了，她興致勃勃拿出線頭，綁在三株稻穗上頭。

「妳在幹麼？」王翠花不滿的看著這個整天盯著水稻看的兒媳婦。

蘇瓊瑤抬起頭，尷尬的笑了聲，「娘，沒事，我就瞧著這幾株跟其他的長得不大一樣。」

王翠花並沒去看稻子，她不滿蘇瓊瑤很久了，只要出門，蘇瓊瑤就在頭上搭一塊枕巾，把臉都包起來，再戴上帽子，生怕別人看見她長相似的，偏偏她機靈能幹，找不出什麼來繼續罵她。

王翠花冷冷的吼道：「回去做飯。」

蘇瓊瑤點點頭說道：「好，娘，這天兒太熱，不然下午我一個人來就行，您就在家休息？」

王翠花斜睨了她一眼，冷笑一聲，「天兒熱？這才四月，等到五六月，咱們照樣得出來幹活。怎的，妳想偷懶？支開我，妳一個人來，就跑去陰涼的地方躲起來，是不是？」

蘇瓊瑤心中咒罵了一聲，面上說道：「哪兒能呢，這今年收成要是好的話，咱們就能吃飽飯，

說不準還能有餘錢，過年過節也能買些吃的穿的……」

「就想著吃穿！」王翠花嘴裡仍是罵著，心裡卻也憧憬起來。

然而下午依然只有蘇瓊瑤一個人出門，因為周娟發起了高燒，王翠花一百個不滿意，卻也只能待在家裡，她不喜歡周娟，但好歹也是她的孫女兒。

說起來到這兒這麼久，蘇瓊瑤都沒怎麼接觸過周娟，不是她不想接觸，而是周娟膽子太小，永遠都蹲在院裡樹下挖土玩，有人叫她，她就立刻跑回屋子裡，待在角落裡不動，時間長了，蘇瓊瑤也懶得招呼她了。

蘇瓊瑤高高興興的弄了點碎布片，拿了針線，坐在稻田邊的桑樹下縫小口袋。桑樹上頭別說桑葢了，葉子都沒了大半，光禿禿的，勉強能遮蔭。

不一會兒蘇瓊瑤就縫製了許多小口袋，她小心翼翼的把小口袋都掛到那幾棵雄株上去。

正在掛的時候，後面傳來周清樂的聲音，「嫂子，妳在做什麼呢？」

蘇瓊瑤嚇了一跳，尷尬的看了他一眼，問道：「清樂啊，你不在家裡看書，跑來這裡做什麼？」

周清樂是家裡唯一不需要幹活的人，周世顯一早帶著周清平去縣裡找活兒幹了，王翠花則帶著蘇瓊瑤在菜園稻田裡忙活，周娟在家裡燒水，燒好了給她倆送去喝，只有周清樂，整日待在家裡看書。

周清樂尷尬的撓撓頭，他總不能說是娘叫他來看看二嫂有沒有偷懶的吧？

他支吾說道：「我……我沒事……怕妳一個人忙不過來。」

蘇瓊瑤並沒在意，只眼珠子一轉，有周清樂在，倒是可以幫她想辦法，她趕緊喊道：「清樂，過來。」

周清樂看著蘇瓊瑤神神祕祕的樣子，心中打了個突，好奇心讓他走了過去，看到一株稻子上掛了好些小布袋子。

「二嫂，妳這是做什麼啊？」

蘇瓊瑤指著另外兩株說道：「清樂你看，這幾株與其他的不大一樣。」

周清樂看了看，點點頭說道：「我知道啊，我跟妳講，這幾株是長不出稻穀來的，我之前就看到了，可惜跟我娘說，叫她拔了她也不聽。」

蘇瓊瑤沒想到周清樂早就觀察得這麼仔細，笑笑說道：「清樂，我以前看過一本書，書上有說到這種稻子，據說好好培育的話，可以讓田裡的收成提高一倍呢。」

說完，蘇瓊瑤就等著周清樂吃驚的表情。提高一倍呢，旁人可是想都不敢想的哦！

然而周清樂的確是吃驚，他吃驚的問道：「書？二嫂妳認識字？」

蘇瓊瑤回過頭，摸摸鼻子，她怎麼沒想到，這麼窮的地方，女孩子肯定是不識字的啊。

她靈機一動，說道：「我不認識字啊，但是我看得懂圖畫呀，我還記得的，就是這樣子的。」

周清樂想了想，說道：「哪本書？妳給我看看，我認識字。」

蘇瓊瑤嘴角抖了兩抖，說道：「現在哪裡還記得啊，以前的事情，我都不記得了，可能……是小時候在表哥家裡看到的吧，哎呀忘了忘了。」

周清樂不疑有他，滿臉失望的說道：「這樣啊，真是可惜了。二嫂，妳真的記得嗎？」

蘇瓊瑤心中其實也在打鼓，古代跟現代比可是差遠了，要是沒成功，豈不是要令他失望了。

於是她猶豫片刻，說道：「我記得是這樣的，我想試試看……可是我怕娘她不同意。」

周清樂眼睛一亮，點點頭說道：「肯定要試試看，若是真的成功了，咱們都能有吃的，這是造

福百姓的事情啊。」

蘇瓊瑤呆呆的看了看他，心想這孩子果然單純，心繫天下呢，不像自己這樣自私。

周清樂在田裡四處走了走看了看，跑回來問道：「二嫂，這個能移到別的地方嗎？」

蘇瓊瑤愣愣的看了看三株被她標記的稻子，發愁的說道：「應該是能的，我也不知道。」

周清樂說道：「妳看，那棵樹後面，一般人不大容易注意到，又跟田裡連在一起，不用擔心會忽略掉。咱們把這幾株移到那裡去，以後妳再過來，就妳去查探那邊的，讓娘查探這邊的。萬一被娘發現了，就說那是我弄的。」

蘇瓊瑤點點頭，兩個人說幹就幹，很快就把三株稻子都移過去，又把布袋子都掛上去了。

周清樂眼睛還是亮亮的，看著蘇瓊瑤問道：「二嫂，真的能提高一倍的收成？」

蘇瓊瑤心想，你爹不是讓你好生學習考試的嗎？你關心這個幹麼？家裡誰都缺吃的，就你不缺啊。

「我也不知道，書上應該是這個意思，我們先試試吧。」

周清樂點點頭，高興的說道：「二嫂妳知道嗎，現在朝廷的徵收還不算重的，但是一遇到災年，我們這些農民的日子就不好過了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有方法可以增加收成，豈不是人人都能吃飽飯，過上好日子？」

蘇瓊瑤撇撇嘴，說道：「可是蝗災一來，還不是全軍覆沒。」

周清樂也顧不上問她怎麼像讀過書的，只喪氣的垂下肩背說道：「是啊，蝗蟲一來，什麼都沒有了……二嫂，妳看過的那本書裡，有怎麼治蟲的嗎？」

蘇瓊瑤想著，養鴨子不現實，得大面積養鴨，種草種樹更不現實，短時間也沒成效啊，便只搖搖頭。

周清樂見狀更是沮喪，說道：「別人說，多讀書可以造福百姓，然而我看到那些讀書當官的並沒有怎麼造福百姓，比如這種田，旱災蟲害，那些讀書人沒有一個能解決的，所以讀書究竟有什麼用？」

「我聽人說，三年清知府，十萬雪花銀，所以讀書根本不是照拂百姓，而是照拂自己，對不對？連我爹，他總想著我好生學習，參加科舉，像柳家哥哥一樣考上舉人老爺，甚至繼續科考，考取進士，當上大官。然而振興的並非大齊，而是我周家，僅此而已。」

蘇瓊瑤愣了片刻，見他臉上濃濃的失落。一直以來，她只覺得周清樂這個孩子天真單純，在家裡最受寵，事事都有他娘給他安排好了，最好的吃穿全都是給他的，他爹唯一的要求就是讓他讀書。可是今天他這樣一番話讓她明白，原來他也是有自己的思想的，甚至他心中所想的，不只是家，而是國，是百姓，是民生。

她忍不住說道：「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如玉。所以，那些莘莘學子寒窗苦讀數十載，為了加官晉爵光耀門楣，並沒有什麼錯。不能說他們沒辦法解決民生百態就認為他們是無用之人。」

周清樂彷彿變回那個靦腆的大男孩，低下頭想了片刻，說道：「二嫂，其實我覺得妳真的很聰明，如果妳是個男人，一定會有大作為的，可惜，我沒有妳這樣的本事。」

蘇瓊瑤知道他此刻情緒低落，忙說道：「我不過是……呃，覺得人生在世，要活得恣意些，要自己做想做的事情罷了，本事倒是當真說不上。」

周清樂邊往回走邊說道：「其實，我不想看書寫字，我只想當個農民，好生種稻穀，想一想什



麼方法能讓田地裡的收成更好，琢磨下什麼方法可以讓稻穀長得更壯實，還有那些害蟲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而已。然而這些書上全都沒有，若不是家裡要種的田地很多，我娘恐怕連秧都不要我插，稻穀都不要我割的。」

蘇瓊瑤想要勸他，卻不知道從何勸起，她也並不擅長勸人，便只默不作聲，跟著他一起回家了。

蘇瓊瑤沉浸在水稻雜交的喜悅之中，可能是她心情好，對王翠花的惡言惡語也不在乎，王翠花反倒不好時時責罵她了。

不過好日子沒過幾天，蘇瓊瑤與周清喜喜氣洋洋的來吃了頓飯，他們走後，王翠花的臉拉得老長。

「哼，你們蘇家就是騙婚！把我的喜兒騙走了，換回一個沒用的，哼，老蘇家的一群騙子！不行，柳斯那個心機深的老傢伙，我要去評評理！」

蘇瓊瑤覺得莫名其妙，她都穿越半年了，等於說嫁過來半年多了，之前她頂了王翠花幾次，叫她趕緊寫休書，王翠花便不再作聲，怎的現在又為這個扯皮？

周世顯沉著臉斥道：「胡說什麼？清安人不在家，想抱孫子，瓊瑤一個人也沒辦法生，現在鬧有什麼用？還不如催清安早些回來！」

王翠花不滿意的大嚷，「喜兒是二月懷上的，瓊瑤要是不折騰，說不準清安走之前她也能懷上，這清安一走了之，不曉得多久才回來，咱們等於娶進個吃白飯的，有什麼用？我就要鬧，我就去鬧！」

蘇瓊瑤這才明白，原來是周清喜懷孕了，這關她什麼事？還吃白飯，家務活從來都是她一個人幹，現在周娟的吃喝拉撒全扔給她，種田也沒讓她少種一點，怎麼就吃白飯了？

她翻了個白眼說道：「去去去，娘妳趕緊去扯皮，可不就是妳家虧了嗎，要是娶別人做媳婦，說不準妳孫子早就地上跑了呢！」

成親半年，孫子地上跑，這話也太損了。

周世顯臉色大變，怒道：「沒教養的東西，以為清安不在家就沒人治的了妳嗎？」

蘇瓊瑤縮縮脖子，她敢跟王翠花搶聲，是因為知道周世顯愛面子，不會讓她們鬧得太過分，若真打起來她也不怕王翠花，可是若周世顯發怒動手，吃虧的肯定是她。

不過王翠花那個火爆的性子，自然是沒等到周世顯真的發怒，她已經回頭坐下了，嚷道：「哼，我告訴妳蘇瓊瑤，我還是那句話，妳生是我周家的人，死是我周家的鬼。妳以為我不知道妳的意思，妳就想我去蘇家鬧，讓柳斯把妳接回去，哼，我跟妳講，想都別想！快去把碗給刷了！」

蘇瓊瑤立馬將碗筷一攏，端進廚房去了。

周世顯看了王翠花一眼，忍了忍心中的氣，沒作聲。

王翠花依舊咕噥道：「哼，要不是看清樂最近身子好了很多，我還留妳在家裡？」

周世顯問道：「清樂身子好不好，跟她有什麼關係？」

王翠花張口結舌，周世顯一直帶著周清平早出晚歸，今日是因為周清喜與蘇瓊瑤來吃飯，他請了一天假留在家裡。而自從上次周娟生病了，王翠花發現蘇瓊瑤一個人去，也把該幹的活

兒都給幹了，便日日想著偷懶，讓蘇瓊瑤一個人去田裡，中途自己去檢查檢查而已，有時候懶勁來了就讓周清樂去。

周清樂也喜歡到田裡去玩，這樣每天出去走動走動，身子看著就康健了許多。但是這話王翠花怎麼敢說出來？周世顯若是知道了，肯定會指責她是個懶婆娘的。

周清樂站起來說道：「爹，是這樣的，前段時間我總是頭暈，看書也總是眼花。娘說讓我出去走走，又不放心我一個人，就讓二嫂去地裡忙活的時候順道帶著我。許是每天走動走動，身上鬆泛了許多，我這陣子感覺好多了，看書也看得進去了……」

周世顯一聽，立即喜笑顏開，說道：「對對對，之前我遇到柳家舉人老爺，還說要勞逸結合，看會子書便要出去走走，但是你不要跟著村子裡那些不三不四的男孩子一起，他們都不幹正經事兒的，知道嗎？」

王翠花怕周清樂說多了穿幫，趕緊插口道：「不會的，清樂聽話著呢，在外頭有瓊瑤還有我看著他，出不了差錯的。」

周世顯沉吟片刻，點點頭說道：「嗯，讓瓊瑤帶著他，妳得空了給娟兒做身衣服，妳瞧瞧現如今天兒熱了，她還在穿夾襖，袖子褲子都短了，妳把清安的衣服收拾出來，改改給她做一身，反正清安也不穿。」

王翠花翻著白眼說道：「清安不穿，留給清樂穿，給娟兒多浪費……」

周世顯哼了聲，看看在角落裡蹲著不討人喜歡的周娟，背著手出去了。

周清樂得了周世顯的話，更是高興了，之後每天不管天氣如何，總是要抽出時間去看那三株不一樣的稻穗。